

世說新語呈現之生活層面

尤雅姿

文學者，社會生活與意識之反映也。夫文能以藝術之手法，傳載其時之生活實貌者，其作品之生命愈活躍，力量愈偉大。世說一書，非徒以文字雋永而成六朝志人小說之冠冕；其信筆所載之時習儀俗、小大事物，誠六朝文化資料之瑰寶也。乃爰禮制、民生、學行才藝三要目以明之，洪纖俱舉，鉅細備陳，要以見斯代生活之實貌也。

一、禮制

甲、婚制

觀世說之文，非特能覘晉人之流風遺韻；於其禮制風俗，亦兼可得悉，以下試由婚制、喪禮、奴隸、陰陽占驗四說明明之。夫魏、晉之世自實行九品官人之法以還，士族爲保持其政治權勢，乃嚴守其門第界域，故斯時之婚姻，不徒士庶不婚，即或同爲士族，如品位、家世、盛衰等條件懸殊者，亦無與爲婚也。方正篇載王導初至江左之時，思結人情，請婚於江南大族陸氏，陸玩對曰：「培塿無松柏，薰蕕不同器，玩雖不才，義不爲亂倫之始。」導乃止之。可知當時婚姻，皆注意門當戶對。如媛篇載洛秀爲門戶計，乃屈節爲周浚妾。尤梅篇記王渾爲刺史，娶顏氏女，交禮拜訖，王將答拜，觀者止之，謂「王侯州將，新婦州民，恐無由答拜。」故爲妾。顏氏雖恥之，以王門貴，亦不敢離也。

至於婚禮儀節，由世說所錄，知有交禮、答拜、看新婦、見婿等。假誦篇志濫囑娶婦：「既婚，交禮，女以手披紗扇。」又尤梅篇，王渾婚，「交禮拜訖，王將答拜。」觀此可知，交禮殆於女氏迎至婿家後，成婚時行之也。答拜則於交禮拜訖，婿拜女氏也。凡婚禮之行，必答拜，方可謂之成禮，行婚三日後，有「看新婦」之俗。方正篇王羲之往謝安家看新婦。據俞正燮癸巳存稿云：

看新婦，古禮也，後亦有之。世說云：「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。」南史河東王傳云：「武帝爲納柳世隆女，帝與群臣看

新婦。」顧協傳云：「晉宋以來，初婚三日，婦見舅姑，衆賓列觀。」

是知婚後三日，婦見舅姑之時，衆賓得列觀以睹新婦之威儀容服也。除男方看新婦外，女方亦得見婿。文學篇記裴遐娶王太尉女，婚後三日，諸婿大會。又羊孚弟娶王永言女，及王家見婿，孚送弟俱往。是知見婿者，乃婿氏晉見女氏父於女家也。

夫魏、晉之婚姻正制乃一夫一妻制，然亦有蓄妾養伎者。如賢媛篇錄桓宣武平蜀，掠奪李勢妹爲妾，政事篇殺殷荊州晝眠於裴房，感溺篇云王導有幸妾。至於蓄聲伎以娛者，更盛行於權貴之家。如職鑿篇載謝安在東山蓄妓，以攜持遊肆。方正篇言王導施牀設席，作女伎，而富如王愷者，於置酒時，恒使女伎吹笛助興（注二），若小失聲韻，輒毆殺之。又使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，輒殺美人，（注三）可知伎、妾地位之卑下及性命之微賤。而遭遺棄或轉實他人，全無自主權。豪爽篇述王敦荒恣於色，體爲之弊，遂驅諸妾數十人出。又品藻篇記宋禧曾爲王敦妾，後屬謝鎮西。上述乃魏晉時流喜擁側室之大概也。

世說亦載有離婚之事者，德行篇記王子敬病篤，猶憶與郗家離婚，賢媛篇志賈充原娶李豐女，豐被誅，戚屬坐罪，充妻遂與離婚。夫既有離異，則再婚之事亦不乏。傷逝篇敘諸葛恢女初適庾會，會遭難遇害，恢將爲之改適江彪；賢媛篇言王渾先娶鍾氏，後又娶顏氏爲後妻。然亦有不再婚者，如賢媛篇敘超娶周氏，超亡，周弟欲迎姊還而遭拒，謂：「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，死寧不同穴？」要之再婚與否，悉聽其便，不論男女，不再婚者固敬之，其再婚者，亦無所譏也。（注四）

乙、喪禮

魏、晉之士尚老、莊，而老、莊推重性情之自然流露，鄙薄矯情文飾，故斯時之喪禮儀節，守喪、哭弔皆有可言者也。任誕篇言阮籍當葬母，猶蒸肫飲酒，至臨訣，舉聲一號，吐血數斗。德行篇載王戎守喪，雖不備禮，然哀毀骨立，形甚憔悴。可知彼時名士遭喪之行徑，乍看若敗俗，實以至性見之，不屑拘滯於禮法也。

至若友朋之哭弔者，亦有異於他代。傷逝篇記王武子喪，孫子荆臨屍慟哭，哭畢，向靈牀曰：「卿常好我作驢鳴，今我爲卿作。」乃作驢鳴。又載顧彥先好琴，及喪，張季鷹往哭之，不勝其慟，乃逕上靈牀鼓琴數曲，曰：「顧彥先復賞此不？」又載王子敬素好琴，亡，子猷奔喪不哭，徑坐靈牀彈琴，而弦不調，遂擲地慟云：「人琴俱亡。」由上觀之，弔者悲惋不勝，猶以情篤之故，欲慰亡友，遂有鳴驢以弔、鼓琴以弔者。亦有因慟悼不能自持，而略漏禮數者。如傷逝篇記謝安亡，王東亭往哭，甚慟，竟不執謝琰手而退。張季鷹哭顧彥先大慟，遂不執孝子手而出。蓋弔喪臨去，以與孝子把握爲禮，此乃當時習俗也。

(注五)王、張未執孝子手而退，皆因大慟而失禮也。

臨死，則以綿置其鼻端，伺氣之尚存與否，稱曰「綿綴」。德行篇記劉尹綿綴，猶囑咐：「莫得淫祠。」至逢父母死，孝子則喚「奈何」、「喚「窮」。任誕篇云阮籍當葬母，直言「窮矣」，桓子野每聞清歌，輒喚「奈何」(注六)。夫人死必擇塋域以葬之。孝經喪親章曰：「卜其宅兆，而安厝之。」故相宅相墓之說，由來已久，至陰陽家以陰陽五行之理定吉凶後，遂有堪輿之學。(注七)世說術解篇嘗載述云：

人有相羊祜父墓，後應出受君命；祜惡其言，遂掘斷墓後，以壞其勢。相者立視之，曰：「猶應出折臂三公。」俄而祜墜馬折臂，位果至公。

又云：

晉明帝解占塚宅，聞郭璞爲人葬，帝微服往看，因問主人：「何以葬龍角？此法當滅族！」主人曰：「郭云：『此葬龍耳。不出三年，當致天子。』」帝問：「爲是出天子邪？」答曰：「非出天子，能致天子問耳。」

由上所述，知當時堪輿之被崇信，且因其言之有驗，遂使其說大昌。

夫人子遭逢親喪，必極念先人音容，故有影堂之設者。說者謂始於宋玉招魂所謂：「像設君室。」今觀世說巧藝篇記鍾會兄弟以千萬起一宅，始成未得移住；荀勗潛往畫鍾門堂，作太傅形象如生。二鍾入門，便大感動，宅遂空廢。於此可知影堂之設，使人子自接心感，引發孝思也。(注八)是以二鍾睹其父儀容而傷慟廢宅。

綜觀世說所載喪禮儀俗，知斯時甚重孝道，是以守喪瘠毀者，世人輒加譽之。然亦有任放自然，不拘禮法之名士，或哭弔友朋，或居喪中，唯重至性之流露，而不拘拘於繁儀縟節，故有聳人聽聞之行也。至若堪輿之說、影堂之設，屬續、席苦及挽歌、陪葬(注九)之儀俗等，亦有皆之。

丙、奴隸制度

夫奴隸制度之存在，自古已有。男曰隸，女曰奴；說文云：「奴，奴，婢古臯人。」世說載有魏、晉社會之女奴概況如下：奴婢之來計有三端，曰買賣、曰掠奪、曰罪家女子之沒籍也。任誕篇記庾冰爲其救命小卒「市奴婢」，則奴婢類可如貨品買賣也。賢媛篇載桓宣武平蜀，擄敗將李勢之妹爲妾，則敗軍之女，時被戰勝者充爲奴妾。此外，奴妾亦得視爲禮品以贈人者

，言語篇稱顧長康以「遙望層城，丹樓如霞」二句，獲桓溫賞以二婢。此外，奴婢亦有胡人，任誕篇記阮咸幸姑家鮮卑婢。總之，魏、晉之奴婢無人身自由之可言。

至於婢妾之數目，一視主人之財勢而定；如排調篇言彼時中國奴婢之數量云：「謹厚有識中者，乃至十萬；無意爲奴婢問者，止數千耳。」據苻朗之言，可知當時奴婢數量甚夥。至於私人之擁擠，如王愷、石崇鉅富之家，自非十數百奴，無以夸其富，汰侈篇載：「王武子家，婢子百餘人。」；而名門貴婦，亦藉侍婢之衆以盛威儀，賢媛篇載李充後妻郭氏，欲憑奴婢之盛以折充前妻李氏。至於寒門，自無奴隸可資驅遣，德行篇云陳寔貧儉無僕役，即其一例。

奴僕之職務甚煩，世說所載者有將軍、應門、行酒、侍候、儻糞（注一〇）等。若差遣不稱主人意，動輒毆打殺身。文學篇敘鄭玄嘗使一婢，不稱旨，將撻之，奴方自陳說，玄益怒，乃使人曳著泥中；此外，亦有斬首喪命者（注一一）。

綜覽世說中之奴婢資料，凡女奴多從市買、掠奪等方式而來，且爲數甚鉅，間亦雜有胡奴於其中。至於轉售、贈賞他人，及責打、屠殺等命運，悉操主人之手，毫無自由可言也。

丁、陰陽占驗

夫陰陽占驗之說，自漢以來極爲盛行。魏、晉之世，善其術者，前有管輅，後有郭璞。規箴篇記何晏、鄧颺令管輅作卦，以下能否位至三公。術解篇云：

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，卦成，郭意色甚惡；云：「公有震厄！」王問：「有可消伏理不？」郭曰：「命駕西出數里，得一柏樹，截斷如公長，置牀上常寢處，災可消矣。」王從其語。數日中，果震柏粉碎，子弟皆稱慶。大將軍云：「君乃復委罪於樹木！」

蓋斯時陰陽家以消災禦變之道傲世，因其言適有應驗，故爲人崇信。唯亦有士流不屑此道者，如王敦諱王導以柏避禍之事爲「委罪於樹木」可徵。

總上所述，知世說不唯載志風雅，於厥時婚喪制度、儀俗、側室實況、名士哭弔、奴婢之轉贈、買賣、驅遣之情況均可窺見一斑。至於卜卦占驗之說，世說所載者，亦可供好此道者作考鑑之資。

附註

注一：分見世說言語篇、文學篇、儉嗇篇。

注二：參見世說汰侈篇。

注三：見世說汰侈篇。

注四：參陳韻魏晉婚禮研究，二二九—二三五頁，師大六九年碩士論文。

注五：參劉盼遂世說新語校箋，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徵引，四九〇頁，正文書局出版。

注六：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云：「孝子喚奈何、喚窮，疑爲洛陽及其附近風俗；蓋父母之喪，孝子循例要喚窮也。」

注七：參周紹賢魏晉清談述論，一〇八—一一〇頁。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注八：參清翟灝著通俗篇，三八頁，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注九：世說任誕篇載袁山松出遊，好令左右作挽歌，人譏其爲道上行殯。傷逝篇言劉尹以犀柄塵尾置王濛柩中。

注一〇：世說德行篇言陳寔無僕役，乃令元方駕車、叔慈應門、慈明行酒。故知諸事實奴僕之役也。又汰侈篇記石崇廁，有

十餘婢侍客。規箴篇言王夷甫妻令婢路上僮糞。

注一一：世說汰侈篇言石崇斬行酒美人，崇又殺御車奴。

二、人民生計

世說所載，乃當時士族生活之縮影。故言及貴族民生之處甚夥，茲別爲娛樂、養生、容飾、飲食、交通及宮室諸項說明之。

甲、娛樂

當時士流之消遣娛樂有：圍碁、彈碁、樗蒲、飲酒、鬪鵝、舞鶴、行獵及文字遊戲等節。

春秋時代已有圍碁之戲，（注一）至漢末方蔚然成風，至晉，更躋身爲貴族之娛樂。晉室南渡後，世崇隱逸，清談之習昌熾，而圍碁之戲寂靜運思，奧秘存焉，故談家隱士雅相愛好。巧藝篇載王坦之以圍碁是坐隱；支道林謂圍碁是手談，可見時人

對此藝之推重。雅量篇云顧雅盛集僚屬，自圍棊。知彼時朝士交際，名士聚會，常以此爲戲。

彈棊亦爲雅戲。巧藝篇稱彈棊始自魏宮內，（注二）初因曹操執政，禁闌幽密，博奕之具皆不准置於宮內，故宮人乃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上，世說所云「用妝奩戲」是也。彈棊重技法，異於圍棊之深沈靜思，巧藝篇稱文帝於彈棊之伎特妙，恒用手巾角拂之，無不中。又記一書生，能低頭以所箸葛巾角拂棊，其伎更妙，踰於魏文。觀此可度彈棊之戲饒富妙趣也。故顏之推稱彈棊足以消愁釋悶。（注三）

檮蒲，亦作檮蒲，古博戲也。任誕篇記溫嶠與估客檮蒲，大輸物，無由得反。又載桓溫戲大輸，致債主敦求甚切。方正言王子敬數歲時，即能見檮蒲勝負。至其戲法，兪鴉篇言桓宣武與袁彥道檮蒲，袁以檮蒲齒不合，故厲色擲去五木。蓋檮蒲一具五子，以其斲木爲之，故世說稱作五木。（注四）除此，博藝時，常以叫絕或大喚，助張聲勢也。如任誕篇稱袁耽戲時，投馬絕叫，傍若無人是也。

飲酒之風盛於漢末（注五），至魏、晉，酒方爲名士生活之主要特徵。世說載諸時儁沈湎於酒之情況甚詳。任誕篇述畢茂世之言曰：「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；柏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」又載周伯仁恒大飲酒，嘗經三日不醒。張季鷹語云：「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即時一杯酒。」至於諸阮之大飲，則又甚之。

諸阮皆能飲酒。仲容至宗人間共集，不復用常杯斟酌，以大甕盛酒，圍坐，相向大酌。時有群豬來飲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飲之。

人竟與群豬共飲，其放蕩亦太甚矣。晉人酖溺於酒，其酒量頗鉅：任誕篇載劉伶五斗解醒，阮籍一飲二升，阮咸更以大盆盛酒，與宗人相飲。（注六）多飲則醉，醉則無思無慮，逍遙陶陶。故世說記王佛大歎言：「三日不飲酒，覺形神不復相親。」王衛軍則稱：「酒正自引人箸勝地。」是以世說恒藉酣飲，以求形神相親也。

魏、晉人喜田獵，規箴篇言孫然好射雉，復載桓玄好田獵，出獵時，車騎甚盛，旌旗蔽隰；尤梅篇記桓冲在上明畋獵，賢媛篇敘周浚行獵值暴雨，乃避雨民家。此外，世說兪鴉篇載桓玄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，知當時有鬪鵝之戲也。又有舞鶴者。排調篇敘羊叔子有鶴善舞，嘗驅於客前，使舞，竟蕪蕪而不肯舞。則晉人亦有觀鶴舞作樂者也。又有作了語、危語以相戲者，排調篇云：

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，因共作了語。顧愷之曰：「火燒平原無遺燎。」桓曰：「白布纏棺樹旒旒。」殷曰：「投魚深淵放飛鳥。」次復作危語，桓曰：「矛頭漸米劍頭炊。」殷曰：「百歲老翁攀枯枝。」顧曰：「井上轆轤臥嬰兒。」殷有一參軍在坐，云：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。」

或舉已了之事相與爲戲；或徵危險驚愕之事互相作樂，咸當時備又隨興拈來之口語娛樂也。

綜觀世說所述，知當時名士之排遣節目有彈碁、圍碁及樗蒲之戲，另飲酒亦爲其生活之特徵，此外行獵、鬪鵝、觀鶴舞、語言遊戲等等，均見雅趣。

乙、養生

有關養生之論，因魏、晉之世社會秩序紊亂，士子之慘遭殺戮者，不乏聽聞。重以道家思想之抬頭，愈感榮辱無常，死生如幻。故斯世文人，縱欲肆志，以盡生年之樂；唯縱欲傷性，故又推究養生之術以延壽考。至於養生之方，唯服食「五石散」最爲風行，五石散即寒食散是也。

言語篇注曰：「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，而用之者寡，靡有傳焉。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，由是大行於世，服者相尋。」另據唐孫思邈千金翼方稱其係由紫石英、白石英、赤石脂、鐘乳、石硫黃等五石研成，故稱「五石散」。言語篇稱何平叔：「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覺神明開朗。」可知五石散以五石相配，原用以治病。然自何晏以下，士大夫不問疾否，咸以服五石散爲風流。服散之後，須步行以發之，故有行散一事。如德行篇言殷顯嘗因行散，率爾去客館，便不復還。文學篇載王孝伯在京行散，行至其弟王睹戶前，詠古詩「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。」言語篇記謝安繞東府城行散。行散之後，軀體發熱，爲避免衣裳擦傷皮膚，故晉人多尚輕裘緩帶，（注七）企羨篇載王恭被鶴氅裘即是。此外因服散易使皮膚潰破之故，遂不敢時更換衣衫，如此，蝨亦滋多。（注八）雅量篇載顧和爲揚州從事，月旦當朝，未入頃，乃停車覓蝨，夷然不動。除軀體皮膚易損傷外，脚部也易磨破，故多棄履而就屐，如忿狷篇王藍田怒以屐齒碾雞子，容止篇言庾亮著屐登南樓，雅量篇述王子猷坐室上，忽發火，子猷遽走避，不遑取屐，卽其例也。

服散之目的在養生，使姿儀清明；然因服散而得壽考者極少。後逮唐室，已無人食用。

丙、容飾

世說關於當代容飾之記載者有：冠、冕、帽、幘、巾等戴於頭部之物，與裙、袴（或作袴）、幘等下裳及皮裘一類，至於容貌之修飾則有敷粉、薰香等項，說明如下：

魏、晉士人之頭衣，可分上朝及居家兩類。前者爲冠，爲冕；後者爲布帽、幘、巾。方正篇載嵇紹爲侍中，於宰會中詣王諮事時，諸吏使紹操絲竹爲樂。紹言當釋冠冕，襲私服，方得爲也。感瀾篇敘孫秀於晉武朝會時，免冠謝帝。是知冠、冕乃當時貴族之禮帽也。帽，據聞爲未有冠冕以前之頭衣（注九），魏、晉前後，時人所戴之帽僅爲便帽，爾後，方寢爲正式之頭衣。任誕篇道袁耽懷布帽，隨桓溫與其債主搏戲。又載謝裒脫幘著帽，與人酣宴。此處之「幘」，乃韜髮之巾，蔡邕獨斷云：「幘者，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服也。」唯至魏、晉，以幘有壓髮定冠之作用，故貴族亦戴幘。雅量篇稱庾子嵩頹然醉酒，幘墜几上，乃以頭就穿取。又載蔡子叔怒擲謝萬石墜地；致謝冠幘傾脫。可知世說之名所著之幘者，乃居家之便帽也；而幘之穿戴，或如庾子嵩之單著，或如謝萬石之置於冠下。至於巾者，古時平民裏頭之布也。釋名釋首飾：「二十成人，士冠，庶人巾。然隱士亦用巾也。雅量篇述王導云：「吾角巾徑還烏衣。」此言角巾，蓋謂巾之有角者，乃隱士之服也。又巧藝篇謂有善彈某者，以葛巾角低頭拂某。知巾有以葛爲之者也。

世說述及時人之衣裳有：袴（或作袴）、裙、幘等下裳，及裘、裙等衣類。袴又寫作袴，德行篇記謝安七、八歲時，著青布袴在謝奕膝邊坐；汰侈篇稱王武子奢豪，家中婢子百餘人，皆綾羅袴襪。說文云：「袴，脛衣也。」知袴即無褶之褲，係套於腿以上以禦寒。據世說所載，袴之材質有青布、綾羅等物。至於有褶之褲，則稱幘（注一〇）。任誕篇言劉伶縱酒放達，或在屋中脫衣裸形，人見譏之。伶則曰：「我以天地爲棟宇，屋宇爲幘衣，諸君何爲入或幘中？」又阮仲容七月七日以竿掛大布幘鼻幘於中庭以曬衣。知幘形似幘鼻（注一一），蓋幘僅蔽膝以上者，在膝上二寸爲幘鼻穴也。除幘、袴等下裳外，世說文士亦著裙。企羨篇志桓彝嘗著葛裙，於路邊窺王導之風姿。裙卽下裳，古人男女服裝差異不大，男子亦穿裙。裙上有裙帶以繫；忿狷篇記王大暹王恭飲酒甚急，恭不飲，二人遂各以裙帶繞手是也。此外，亦有裙、裘一類之長衣。世說載有羔裘、狐裘、鶴氅裘，德行篇言桓玄曾以羔裘與企生母胡氏。企羨篇載王恭披鶴氅裘，卽爲絕好之友皮衣也。

世說中之名士極重個人之姿采，容止篇時以「容兒整麗」、「有美容」、「美姿儀」等狀人之詞可知。蓋因時人重品鑑，士可憑姿儀雍容而至顯位，以此名士甚考究修飾（注一二）。世說即錄有敷粉、施朱、薰香之事。容止篇載何平叔美姿儀而

面色至白，魏明帝疑其敷粉，魏略且云何晏動靜粉白不去手。則晏之妖麗，實資外飾，此知當代男士，確有敷粉以飾容者也。而口唇亦待脂泥以求朱紅。汰侈篇云石崇廁置甲煎粉以供客塗口脣。故顏氏家訓勉學篇稱斯時「貴遊子弟，傅粉施末。」，而施用之目的，無非在增添妍麗耳。除敷粉外，尚有薰香之法。假譎篇言謝遐年少時，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。其目的在求體臭芬芳。感濁篇載韓壽有奇香之氣，是月氏所貢，一著人，則歷月不歇。據劉孝標注引十洲記，知此香大如雀卵，黑如桑椹，燒之，芳氣三月不歇也。除此香外，亦有沈香。汰侈篇稱石崇廁備有沈香汁，供賓客薰香之用。

綜閱世說中之容飾，頭衣有冠冕之禮帽及巾、幘之便帽。至於下裳，載有帽、袴、裙等，此外亦言及羔裘、鶴氅裘之皮衣。又因時代風尚所趨，特重姿容之整飾，如敷粉、施朱脂、薰香是也。

丁、飲 食

世說於記人載事之間，兼述及飲食點滴，蓋魏、晉時之主食，有飯、粥、麪等。德行篇謂殷仲堪性真素，飯粒脫落盤席間，輒拾以噉之。又陳遺母好食鑑底焦飯，郗鑒值永嘉亂，鄉里窮餒，鄉人以公名德，共飴之。公輒含飯著兩頰邊，還吐與二兄子食。術解篇云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，則飯爲當代普遍之主食可知。除米飯外，世說尙載有麪、湯麪等之麪食。容止篇云魏明帝以熱湯餅賜何平叔食。湯麪即今之湯餅也。倦遊雜錄謂：「今人呼煮餅爲湯餅。」此外，亦有粥食。汰侈篇稱石崇爲客作豆粥，咄嗟便辦。蓋豆至難煮，乃豫作熟末，客至，作白粥以投之即成。要言之，世說載及之主食有米飯、豆粥及湯餅三種。至於肉類，有豚肉、羊肉、牛心等，其中以豚之出現最多。任誕篇敘一老嫗甚樂劉道真之歌嘯，乃殺豚進之。阮籍當葬母，蒸一肥豚食。據說文云：「豚者，小豕也。」殆今之乳豬是也。汰侈篇載王武子家之豕肥美，異於常味，問之，係以人乳飲豕也。可知世說貴族，多以蒸乳猶爲佳餚也。除食豬肉外，亦用羊肉，任誕篇記羅友食白羊肉，言其滋味佳美。此外，羊酪亦常見於篇章。言語篇載陸機詣王武子，王置數斛羊酪以誇。張天錫謂北方之淳酪可貴，此蓋北方牛羊肥，是以酪過精好也。捷悟篇云魏武餉衆人噉「酪」，（注二三）豬、羊肉之外，以牛心最稱珍貴。汰侈篇言王右軍少時噉牛心，遂大改觀。晉書王羲之傳云：「時重牛心炙」。可知當時以「牛心炙」爲珍貴食品也。

世說敘及之飲料，有酒、茗二項。酒已前見，至於品茗之風，則已成社交場合之嗜好。輕詆篇道褚季野在金昌亭與吳中豪右燕集，以茗汁爲飲。世說篇載任育長與王導等時賢共飲，問人云：「此爲茶？爲茗？」是知南朝時人皆以茗與茶有異，不相

混淆。而燕集聚會，茗汁已成風雅飲料矣。關於蔬果食用，嘗載韭菜、筍、蓴菜（注一四）及棗、甘蔗（注一五）等物。

戊、舟 車

有關魏、晉交通工具之記載者有牛車、馬車，或單騎馬、驢；在水運方面，則以船爲媒介。德行篇謂郭林宗造袁奉高，車不停軌，鸞不輟軛。據周禮孔疏引韓詩傳曰：「升車則馬動，馬動則鸞鳴。」知郭林宗乃乘馬車也。另外，車後置有箱篋可放物品，德行篇記王長豫登車前，恒與王導夫人共料理箱篋。除私人擁車外，公家亦按官吏等級配給公車。方正篇言中書監、令由來共車，唯晉武帝時，荀勗爲中書監，和嶠爲令，二人不相容，由此，監、令遂各給公車。馬車外，牛車亦爲當時所尚。此因牛車平穩而穩，車廂較寬，可供障帷設几，任意坐臥之故也。（注一六）任誕篇言謝安始出西戲，而牛車失，乃杖策步歸。汰侈篇載石崇有好牛，駛數十步後，迅若飛禽。又言王君夫有牛，名八百里駁，常瑩其蹄角，至其輿服，則以麗綺盛飾之。可見牛車亦爲顯達之坐車矣。

騎車之風，始自戰國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。逮及漢、魏，已漸興盛。任誕篇述山簡時酣暢乘駿馬。雅量篇敘庾翼策良馬，盛輿衛。又假譎篇志晉明帝賡一金馬鞭，騎巴賚馬，陰察軍中形勢。皆斯世騎馬實況也。此外，亦有乘驢者，如任誕篇言阮仲容著重服，騎驢追鮮卑婢返是也。

夫陸地靠車馬，水上憑舟船，早在春秋戰國，我國即有專設之造船工廠——船宮（注一七），是知舟船已被廣泛使用。尤梅篇敘謝安於東船行，小人引船，或遲或疾，或停或待；又放船從橫，撞人觸岸，謝公不呵譴。雅量篇云庾亮與蘇峻戰，乘小船西奔。大船又稱平乘，大船之樓曰平乘樓。（注一八）豪爽篇言桓玄在平乘上笏鼓並作。輕詆篇載桓溫入洛過淮、泗，與諸僚屬登平乘樓，眺矚中原。故知魏、晉之水路交通，乃以舟船爲渡也。

藉諸世說所述，魏、晉時代之交通工具，陸路有車、馬、驢、牛等，水路則憑舟船、平乘等工具也。

己、宮 室

關於宮室之記載者有屋、館、臺、門、亭等。賞譽篇記陸機兄弟住瓦屋。夫瓦之使用甚早，由陝西岐山縣鳳雛村所出土之西周宮殿瓦片可知。（注一九）及漢、魏時期，我國房屋已普遍以瓦覆頂，賞譽篇所載之瓦屋係當世參佐之廨，可知瓦係當代之建築要材。富如石崇、王愷者，或以椒泥爲屋，或以赤石脂泥壁，乃不爲瓦屋也。館即今之賓館、招待所是也。言語篇言魏

明帝爲外祖母甄氏築館，名曰渭陽。臺爲古代帝王達官之建築物，可供眺遙、遊觀之用。言語篇記王子敬醜詆羊叔子不如銅雀臺上妓。蓋魏武遺令其妾妓皆著銅雀臺上，施六尺牀纒帷，可想其臺之廣闊。又巧藝篇稱陵雲臺樓觀極精巧，係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，然後造構，乃無鏹銖相負，是以揭臺雖高峻，恒隨風搖動，而終無崩隕。任誕篇記元稹如北夏門，拉攏自欲壞，非一木所能支。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云：「北夏門蓋卽大夏門。」依洛陽伽藍記序載大夏門樓高三層，去地二十丈，爲洛陽十二城門最繁麗壯盛者，以方元稹權勢之實盛也。亭係一供休息、眺望、觀賞之小型建築物。言語篇言過江諸人，每至暇日，輒相要至江渚邊之新亭，藉卉飲食。此外，亭有樓，可供旅人住宿。雅量篇載褚季野嘗送故吏數人，投錢塘亭住，遣亭吏驅至牛屋下宿。知魏、晉之亭係公家房舍，且有小吏管理。

有關民生之記載，除娛樂、飲食、容飾、車馬舟船及宮室外，尙有零瑣什物之登錄，如麈尾、毛扇、席、簟、琉璃屏風及牀、枕、帳、幃等，以其細碎，故不贅述也。

附註

注一：晉張華博物志云：「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，舜以子商均愚，故作圍棋以教之。」

注二：參童壽彈棊考，載大陸雜誌，第四卷，第七期。

注三：參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，中華書局出版。

注四：參樛浦經：「古斲木爲子，一具凡五子，故名五木。」又參勞榦六博及博局的演變，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五本。

注五：語見王瑤中古文人生活，五一頁，長安出版社出版。

注六：斗指爵樽一類的飲具，王瑤說之甚詳，見注五。

注七：參周樹人魏、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，收於文學研究叢編，一一二—一二八頁，木鐸出版社出版。

注八：同右。

注九：參中國文化史工具書，三四〇頁，木鐸出版社出版。

注一〇：參釋名釋衣服：「帽，貫也，貫兩脚，上繫腰中也。」

注一一：漢書司馬相如傳：「相如身著犢鼻帽。」顏注曰：「形似犢鼻，故名。」藝文印書館出版。

注一二：同注五，二十二頁。

注一三：西河舊事云：「河西牛羊肥，酪過精好，但寫酪置革上，都不解散也。」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徵引。一一七頁，正文書局出版。

注一四：分見世說汰侈篇、術解篇。

注一五：排調篇言顧長康噉甘蔗，恒自尾至本，謂此「漸入佳境。」

注一六：參中國文明史話，一九八—二〇五頁，木鐸出版社出版。

注一七：同右，一九四頁。

注一八：資治通鑑注云：「平乘，大船之樓。」見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。文史哲出版社出版。

注一九：同注六，三三七頁。

三、學行才藝

世說所載皆爲魏、晉儒父時流之言行豐標，原此之故，在學藝方面之實況，十分詳贍，誠爲研究斯代士人生活之珍貴資料。茲釐爲清談、才藝、教育三項說明如下：

甲、清談

魏、晉清談，肇乎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之祖述老、莊也。（注一）由賞譽篇言王敦與衛玠相見欣然，談話彌日，謂謝鯉曰：「不意永嘉之中，復聞正始之音。」文學篇言王導與殷浩共相往反，導曰：「辭喻不相負，正始之音，正當爾耳」可知。至晉，談士如山濤、王戎、王衍、王穎等，既爲名門望族，又居朝廷顯要，以故清談之風朝野翕然，且成士大夫生活之點綴品。文學篇載樂廣與客談「旨不至」之旨，辭約而旨達。此外，清談亦可成仕進之捷徑，如文學篇敘張憑以言約旨遠之清言，遂爲太常博士是也。則清談之爲士林所向，自可推知矣。除名士外，僧人亦參預其流，故清談時雜有佛義，文學篇云于法開令其

弟子攻難支道林小品義數十番。又言支道林與許掾共在會稽王齋頭，交通一義，四坐莫不厭心，許送一難，衆人莫不拊舞。至於清談之進行方式，通常係以一論題爲辯難之焦點。文學篇載支道林、許詢、謝安共集王濛家，以漁父篇爲題，各使四坐通。又云王導止道聲無哀樂、養生、言盡意三理而已。以上所引，均爲斯代之清談論題也。論題既定，清言即可開始進行。通常分賓主雙方，談主先述己意，謂之通；難者即其論題予以結辯，謂之難。如此一問一答謂之番，清談多進行數番乃止。如上所述者。此外，名士喜執麈以助談興也，文學篇載樂廣與客談辯，直以麈尾柄確几；言語篇言康法暢握麈尾至佳。蓋清談之士執此物，所以指授而增飾其儀容者也。（注二）總之：清談出言玄遠，不及時事，並各標風致，互騁才鋒，是與詩文辭采，同爲六朝之際士人學藝之要項。因此，社交燕集時，輒見清談之盛況：文學篇載殷浩將有遠行，王導作集，爲之邀約衆賢，共作一夕之懽，清談析理，竟達三更。又裴遐婚後三日，至王衍家參加諸壻大會，時名士、王、裴子弟悉集。郭子玄挑與裴遐清談，郭陳張甚盛，裴徐理前語，理致甚徹，四座咨嗟稱快。可見當時清談，已成儁才之品格標記，是以社交場合中，若果既設，清談即始，若士人不擅此學藝，便成失禮。

乙、才 藝

關於六朝士人才藝修養之登載者，有音樂、繪畫、書法、文章等項目。

蓋古來士大夫皆好樂，有「士無故不徹琴瑟」之言，而士人亦多嫺習音律。術解篇稱荀勗善解音聲，時論謂之闇解。每殿庭作樂，自調宮商，無不諧韻。又言阮咸妙賞，時謂神解，雅量篇言戴逵與謝安相見，深論琴書。可知魏、晉文士多習音樂。至於樂器之種類有琴、鼓、笛、笳等，其中笛、笳乃自胡族傳來。世說所載以琴爲多。任誕篇敘賀循在船中彈琴，張季鷹本不相識，聞弦音甚清，乃下船與賀共語，遂大相知悅。雅量篇云嵇康臨刑東市，索琴彈奏廣陵散曲。又傷逝篇載顧彥先好琴，及喪，家人乃以琴置靈牀上；又記王子敬素好琴，及亡，王子猷取琴彈之以悼。是知琴瑟清音已與名士生活相結合。

鼓係擊打樂器，古屬八音中之革類。豪爽篇記王敦年少時，自言知打鼓吹。武帝令取鼓與之，敦於坐振袖而起，楊槌奮擊，音節諧捷，神氣豪上，傍若無人，舉坐歎其擊鼓雄爽。言語篇記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。試鼓時，禰衡揚袍爲漁陽攄，淵淵有金石聲，四坐爲之改容。可知鼓亦爲斯代所重也。

笛乃橫吹之管樂器。任誕篇敘王子猷嘗聞桓子野善吹笛，而不相識。一日邂逅，下，王云：「聞君善吹笛，試爲我一奏。」

「桓卽踞胡牀，爲作三調。由此知桓子野精弄笛，輕詆篇且云彼擁一好笛，乃蔡伯喈所創之踏脚笛，卽以竹椽脚爲笛材是也。笳爲管樂器。豪爽篇述桓玄西下，事形已濟，遂在平乘上笳鼓並作。知漢、魏時，笳爲鼓吹樂中所常用者也。」

觀世說所載之音樂資料，得悉當世文士多具音樂方面之才藝，或自娛，或娛人，皆稱風雅。顏氏家訓雜藝篇云：「衣冠子孫，不知琴者，號有所闕。」乃當代實錄。

我國自古輕賤工藝技巧之事，繪畫原係建築物與器物上附屬的裝飾，繪畫者地位卑微，謂之畫工、畫師。逮乎六朝，儒學陵替，經世致用不復爲評估學藝之絕對標準，繪畫遂得以提高其地位且以人物品評風尚及佛教之盛行，促進人物畫之勃興。巧藝篇載顧長康好寫起人形，欲圖殷仲堪，殷以眇目而拒，顧言但明點童子，飛白拂其上，便如輕雲之蔽日，是以謝安稱顧長康之畫，有蒼生以來所無。巧藝篇又記載安道畫行像甚精妙；荀勗亦善畫，嘗潛往畫鍾會門堂，作鍾繇形象，衣冠狀貌如平生。使鍾會兄弟一見，大爲感動。除人物畫之外，山水畫亦見載述。蓋以晉室遷於江左，江南山川秀媚，水土柔和，是以山水亦成爲繪畫主題。巧藝篇言戴逵嘗畫南都賦圖，令范宣咨嗟讚賞不已。

在書法藝術上，魏、晉南北朝係我國書法發展史上承上啓下，繁花似錦之時期，楷、草、行、隸等各種書法同時發展，風格多樣，各臻其妙。（注三）世說嘗載時人書法之況。巧藝篇稱羊忱博學工書，其子弟後多知書。又道袁仲將能書，魏明帝起殿，欲安榜，乃使仲將登梯題之。既下，頭鬢皓然。雅量篇言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。時大雨，霹靂破所倚柱，冠冕焦壞而書法如故。由此可知，書法已爲時士備具之才藝矣。

文藝尤爲時尚。其風蓋自曹魏父子開之。金樓子與王篇載魏武御事卅餘年，手不捨書。登高必賦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由是而風會所趨，六朝之帝室皇枝，名卿碩彥，靡不垂情篇什。世說文學篇獵取斯時盛況。如孫綽作天台山賦成，以示范樂期云：「卿誠擲地，要作金石聲！」又志簡文帝稱許掾之五言詩，妙絕時人。袁彥伯作北征賦成，桓宣武與時賢共看，咸嗟歎之。又敘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。吟嘯良久，隨而下筆，一坐之間，誄以之成。又志左太沖作三都賦成，皇甫謐見之嗟歎，遂爲作敘。可知厥時文士尚文之風，而屬文綴句自爲士人必具學藝也。

丙、教育

魏、晉重門第，門第藉優秀子弟以傳襲永昌，言語篇謝玄答謝安：「子弟亦何預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」之問曰：「譬如

芝蘭玉樹，欲使其生於階庭耳。」蓋崇庭廣階，自欲芝蘭以點綴；高門士族，亦得憑佳好子弟以傳業，故斯代之家庭教育風習，堪稱重要；可謂政亂於上，而家治於下也。德行篇載華歆遇子弟甚整，雖閉室之內，亦嚴若朝典。至於陳元方兄弟則恣柔愛之道。一嚴肅，一柔愛，而各有雅照之致。是知斯世治家之道。此外，其時之道德教育係以人格底感化為主。紕漏篇云：

謝虎子嘗上屋薰鼠，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；聞人道，「癡人有作此者。」戲笑之。時道此非復一過。太傅既了己之不知，因其言次，語胡兒曰：「世人以此謗中郎，亦言我共作此。」胡兒懷熱，一月日閉齋不出。太傅虛託引己之過，以相開悟，可謂德教。

假譎篇言謝玄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。謝安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乃譎與賭，得卽燒之。可知當代名士亟重人格感化之道德教育是也。此外，對教育方法亦多深究：如德行篇，稱謝公夫人教兒，問謝安云：「那得初不見君教兒？」公曰：「我常自教兒。」可知謝安係採身教重於言教之潛移默化教育法，故能造就謝玄等好子弟。

晉人重門第，並企好子弟以傳襲永昌，故特重子弟之教育，然以性情真率爲貴，不拘滯於禮法之繫縛，因此所採用之教育方式，係以人格之感化爲主，嚴格慈愛，兼而有之，誠世說所謂：「德教也。」

以上由禮俗、民生、學行才藝三端述世說內容所呈現之社會生活實態，無論婚、喪禮制，奴隸、占驗之狀況，及士人娛樂、服飾、養生之情形，與斯世宮室、飲食之資料，同文士清談之習，書、畫、音律與技藝，以及當代之教育方式，皆一一甄擇，事雖瑣細，要藉此可見魏、晉生活實況之一斑也。

附註

注 一：參王瑤 中古文學思想，四四頁，長安出版社出版。

注 二：參賀昌群 世說新語札記，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第一期。

注 三：中國文明史語，三七五頁，木鐸出版社出版。